

## |煮字|1936（中）

原创 Seery 溯回文艺 2019-07-27  
10:39

急促的脚步声从院外传来了，婆子丫头们涌进来，见此状都吓了一跳，像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，传热水传药箱传医生的，我这院儿里从未这么热闹过。

动静惊来了父亲，他过来时丫头们正扶着她往外走。他走到她面前，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不是说过很多次，叫你不要来找她么？你干什么要来亲近她？”她噤着回答：“我只是想送点东西给妹妹。”于是父亲不再说话了，只示意把她扶回房间去。她一瘸一拐地走，走过我身边，侧脸冲我眨了眨眼，我一愣，抿抿嘴。她眼里笑意又生，转头才走了。

不料父亲这儿没完。他走到我的面前，像从前每一次和我说话时一样，拧着眉头做出不耐烦的模样吓唬我：“再过三个月，就满十三了，淘气也要有个限度！你颖叔从前怎么跟你讲的……”

我听不得他提颖叔，抬起头狠命地推他一个踉跄：“你只会在家里教训人，在家里威风！”然后转头捡起纸包跑回屋子里，哐的一声关上两扇门，震得门框上灰直落。

我不怕他，我只是不想惹了他听那些冗长可笑的训斥。

我只恨他，因为他懦弱。

听说她那日没站稳，高跟鞋扭了脚，在床上躺了好些时候才勉强起来。听丫头小环儿说的时候，我正看她买来送我的《草叶集》，心里暗暗觉得过不去，丢开书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一会，又想到她小孩儿似的笑意，决心去看看她。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。

还没走到她屋门口，就碰上她丫头燕儿。燕儿警惕地盯着我脚步的方向，像怕我闹事，站在门口守得死死的。“小姐，找老爷的么？”她问。

“我找你太太。”我说。

“这，不太方便。”燕儿脸色不太好看，转头看了看院内，两扇门紧紧闭着，“老爷和太太在屋里说事儿呢。”

“说事？”我皱起眉头。谁都知道我父亲娶她回来是为了留后，并不求她打整家事，不然也不会娶一个没读过什么书的女人。父亲能有什么事能和她商量？我偏不信，拨开燕儿要往里面去，燕儿忙抓住我往回拉。二人挣扎间，她推开门走出来了。

“在做什么？”她见我和燕儿拉扯在一块儿，微微一愣，随即快步走来将燕儿拉开，脚上步伐还有些不灵敏，“对小姐做什么

呢？”燕儿见她先护我，委屈得很：“没做什么！我、我怕打扰了太太您和老爷，请小姐先不要进去……”

她摆摆手，让燕儿先下去。然后转身看我：“怎么了？找你父亲有事么？我领你进去吧。”

“我不找他。”我说，“我找你。”

她听了先是一怔：“找我吗？你找我……有什么事儿呢？”

我清了清嗓子，把书从怀里摸出来递过去：“书我看完了。……谢谢你。”

她接过，还在发愣：“你……这是做什么呢？这是买给你的呀。我……我识不得几个字。”

我只好道：“我平白无故不能受你好处。这书还是还给你吧。”我又怕她以为我是讽刺她，又添上一句，“谢谢太太。还有……上次我是无心的，对不住。”

她听我道歉，摆摆手：“我知道，这不怪你。我小时候荡秋千，还曾踢到我弟弟脸门儿上呢，把他踢成个大花脸，我还因这被我爹娘罚了一顿饭……”我忍不住“咯咯”笑了，她也笑了，引得我父亲在屋内听了，将门推开：“怎么了？”见我和她站在一块儿，脸上满是错愕：“春赆？”我正要说话，忽的想起那时他也是这样惊愕：“春赆？”仿佛我什么也不该知道。

我受不了回忆的重叠，转身就要走，却被她拉住胳膊，将书又塞回我手里：“春赆，留着看吧！”我刚要拒绝，她又说：“是送给你的！”

于是我抱着书跑了。她的目光似乎一直停留在我背后，直到我拐进院里去。

十一月很快就要过去了。每到冬夜，我的睡眠总是又浅又乱，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焦躁。

忽而我看见颖叔往父亲房里走去，这么夜了，父亲房里还亮着灯，电灯的亮白刺眼，仿佛永远不会暗下去。

颖叔进了父亲房门，阖上门，窗上即刻投出他和父亲的影子。两个人一个站着，一个背对坐着，说话说得很是激动，影子不断地摇晃。

“……当头……您……偏安一隅……像什么话！”颖叔的声音一如既往地低沉。

父亲像动了气，一拍桌子猛地站起来：“逆徒！你可曾想……”

我想走近一些听他们在讲什么，不料颖叔一把推开了房门，父亲站在他身后，怒气未减却一脸错愕：“春赆？”

颖叔脸色铁青。我害怕，转头往门外跑。天光越来越亮，我跑到府门口时，街上已经很热闹，人声鼎沸。哀乐声越来越近，我看见大批的人穿着白色的丧服，抬着棺槨，上面缀满白花，一路都是纸钱，啜泣生起此彼伏又被刻意压低，有人窃窃私语：“许家颖公没了！”“是日本人……”我惊恐地转过头去想要问个清楚，却被身后的人用手捂住了眼睛拽回院里去，是父亲的声音：“春赆，回来！”

我睁开眼，被厚实的被子裹得动弹不得。

冬夜，实在是漫长。整夜的惊梦扰得人无法歇息。我躺在床上望着窗外，月光明朗。我于是爬起来裹上衣裳，推开门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。

这院里静得可怕，像是一个巨大的墓室。有丫头房里的灯火还没歇，我便沿着楼廊走出去，一直走到后院，那里没人。

我家后院小，平时没什么人来，种了些花草，这个季节已经枯落了。只有一棵梔子树，还留有几片叶儿。我从前很喜欢在这树下读书，颖叔从前来我家也总来这儿找我，陪我看书，教我念几个我不会的字儿。春天偶尔掉一只毛毛虫下来，我不怕，把他吓得满院窜。

起夜总是有些冷的，我蹲下来，无聊地把地上的叶儿拢在一起。

可就在我发愣时，后门嘎吱一声张开了条缝。我浑身一个激灵，藏进树后的阴影里。莫不是撞见了不干净的？这该死的丫头们，也不把后门锁严实！

后门的缝越开越大，一个人形慢慢显现。我倒吸一口气，心提到了嗓子眼儿，险些尖叫出声。

我忍住了，因为月光敞亮，我看清了来人，竟然是她。

她裹着件雪青色裘皮衣，高毛领捧着她的脸。敞开着，露出里面浅葱色的织锦长旗袍，领口水玉色线滚细边。袅袅婷婷的一个人，侧身从后门的阴影里跨进来，在月华下踮脚走着。

这么晚了，她做什么去了，竟然才回家？父亲知道么？一定是不知道的，她才会鬼鬼祟祟从后门回来。

我正想着，面下突然投下一片儿阴影，我抬头，正对上一张素白的脸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

我惨叫一声，跌坐在地上。

“你别过来……”

“春赧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她见吓着了我，忙伸手来扶我，可我吓得不轻，只死死闭着眼往后退，双腿乱蹬，怕是厉鬼索命。

“好了！别闹了。”她低声喝道，伸长了手过来把我捞在怀里，紧紧箍着。

我不敢再动弹。缩在她怀抱里一声不吭。她裘皮大衣的沙狐毛随着她的呼吸一起一伏，挠在我脸上，一阵痒，我受不住，埋头打了个喷嚏。

她顿了顿，手捧在我下巴上，把我的头抬起来：“春赧，还好吗？”

我半睁着眼点头，又觉头晕，又摇摇头。

她叹口气：“对不起你，不该这么突然。你能站起来吗？我送你回房休息吧，这么晚了……”

我瓮声瓮气道：“你也知道这么晚了？那你在这儿干嘛？”

她一愣：“我……”

“你出去干嘛了？”我又问。

她瞥一瞥地上，只说：“回我家看看，耽搁了些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眼睛一转，“干嘛鬼鬼祟祟的？我看不是。”

她急了：“怎么不是？你不信我，可去问我丫头。”

“你这么急着证明，我看就是有鬼！你莫不是……”我打量打量她这一身的光鲜富贵，涂脂抹粉，“出去偷会什么人？”

“你这小丫头，懂的还挺多！”她伸食指戳我额角，“净瞎说。好吧，我只告诉你，我是出去赴宴了，城北李太太家，她小女儿的满月宴……和人说闹玩得久了些。”

我还是疑她：“是么？你一个人去？父亲知道么？你……”

“行啦，你这姑娘。你父亲自然是知道的，是他叫我去的。我不愿给门人添了麻烦，还得被府里嘴碎的旧作派们指点，才想着自后门回来的，没想到却是被你盘问了半天。”她的嘴倒是也利索，一番话将我堵得说不出什么来，再者，我与她的关系毕竟没那样密切，不好再作逼问状。

于是我起身，拍拍裤腿：“随你怎么说，与我无干，我回房睡觉了。”

“春赆！”

我回头，她还站在原地，就静静看着我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她捏着手里的帕子，低头微一思忖，终究还是抬头道：“春赆，你、你莫要再怪你父亲。”

我一怔。

“你颖叔他……性情刚烈。他不是因你父亲而死。他……”

TBC

图源网络·侵删

更多书评/影评/创作，请关注公众号：溯回文艺  
记得点右下在看噢~